

表順序排列的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馆工作者和讀者得到一个既簡便、又科学的工具，以免在繁雜的汉字上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3) 中国姓氏与外国姓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編表時也應結合漢語和汉字的特点，一併考慮這個問題。

在編制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時，如果上述幾點能被充分加以考慮，那就更能反映出漢語拼音字母應用在這方面的嚴密的系統性、簡明性和科学性。當然，從圖書館工作的角度來要求，一定還會有許多應該考慮的問題。我在上面提出的一些意見，僅供同志們參考。

我对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的意見

高 敏 学

(一)

現有的許多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一般都是以姓為主，著者號碼的第一位採用字母，其後面則用數字。可是，在編號方法上卻分成兩種：一種是訂立一些簡單條規或簡表，根據條規或簡表的規定，隨時拼出著者號；另一種是把汉字按拼音字母順序排列，分別給以固定的號碼。為討論上的便利，本文把前者稱為“拼號法”，後者稱為“查號法”。

“查號法”著者號碼表的組織，基本上就像俄文的哈美金娜著者號碼表和英文的卡特著者號碼表。漢語拼音雖是採用拉丁字母，可是拼音的方法和外文不同。外文拼音，子音後面可以接上母音也可以接上子音，母音之後也可以接上子音，這樣來形成音節的。因此，在任何第一個字母之後，都可以接上很多種組織形式的字母。漢語拼音，在每個音節里，聲母之後一定是一個韻母。單韻母只有六個，複合韻母也都是由這六個單韻母領頭組成的，總共也只29個。沒有聲母的拼音，就以單韻母或複合韻母獨立組成。因此，第一個字母以後所拼合上的字母組織，是比較固定的。多的有二十多個，少的只有二、三個。這就使考慮漢語拼音著者號碼的時候多出一個方向來；即在“查號法”的著者號碼表之外，可以試圖用簡單而便於配憶的條規或簡表，來代替繁重的難記的固定號碼表。“查號法”著者號碼表在外文上可能是很適合的，可是在中國漢語拼音的具體情況下，是否也很合適？是否另外還有更合適、更符合多快好省的方法呢？這是我們編訂拼音著者號碼表時應當加以考慮的。

由於存在着上述兩種的編號方法，所以在北京圖書館所召開的兩次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就成為了討論的重心。本文只是想在這兩種編號方法的比較上提出一些意見，以供同志們參考。

(二)

據說“查號法”主要有以下兩個優點：一個是它有一本詳盡的固定的號碼表，對於編號工作很有利；另一個是它的號碼簡短些。

其實，第一個優點並不是“查號法”所獨有的。“拼號法”根據它的條規或簡表同樣可以，並且也應當按照已有的種種檢字法分別編制出詳細的著者號碼表。這不僅為工作所需要，並且也是為了便利讀者。如果說，有一本詳盡的號碼表就是一個優點，那麼這個優點正是它們兩者所共有的。

至於第二個優點，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要研究號碼的長短，必須把基本號和附加號同時加以考慮。現有的“拼號法”的方案，對於姓的音節一般是一位字母和兩位數字，共總是三位。其它就要附加，如聲調附加、同姓不同名附加（音同字不同的姓作同姓看待）、同著者不同書附加之類。使用兩位數字做基礎，每個字頭可以使用81個號碼（“0”號不用）。由於拼合上去的韻母有限，在“拼號法”里就有很多號碼空着不能使用，而另一方面，卻要使用附加號，以致增多位數，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現有“查號法”的號碼表，一般以三位數字做基礎，加上一位字母，就是四位。只有個別的用兩位數字做基礎，連一位字母也是三位。“查號法”可以任意支配所有的號碼，因此在處理聲調附加、

同音不同字附加、以及同姓不同名附加时，可以用事先分配一定号码的办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使附加号可以少用一些。但必须指出，这只是在某些地方可以少用一些，而并非到处都是可以不用的。在同一类目之内，任何号码的第二次使用，总得加上附加号。例如同著者不同书，则两种方法完全一样，都要用附加号来解决。另一方面，还应该指出：在同一字头之下，号码仍是有局限性的。采用两位数字，不用“0”号，只有81个号码可以支配。后面可以接上的韵母要是很少，81个号码就太多，仍有不少空号；要是可以接上的韵母很多，81个号码就不够支配，有的地方就顾此失彼，有的地方就不能彻底解决需要。需要多给号的不能多给。同时还不得不让很多同音调的字合用一个号码。而后面的一种情况在表里总是占多数（旧的中文著者号码表，没有字母的限制，可以无限制的支配号码，条件要好得多）。因此，现有的“查号法”号码表很多是用三位数字来增多号码的。“查号法”如采用两位数字做基础，也就是连一位字母共有三位，其基本号位数与“拼号法”的相同，由于有些地方可以省用附加号，所以确比“拼号法”的来得短些。要是基本号用上三位数字，连上一位字母就是四位，那么使用起来就不见得比“拼号法”的简短了。“拼号法”基本位数只有三位，就比“查号法”的四位短了一位。使用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并不需要附加号，因此也就常常可以比“查号法”少一位。“查号法”用了三位数字，事实上也只是号码稍为宽些而已。至于两位数字的“查号法”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些地方还是要靠附加号。所以，以三位数字做基础的“查号法”来和“拼号法”比较，在号码的简短上至多只能说是互有长短，而不能仅看作“查号法”的优点。

在这里顺便谈一下关于同音不同字是否需要区别的问题。不管“弓长张”还是“立早章”，拼音起来都是“Zhang”。这样的姓要不要区别开来呢？我认为可以不要区别。因为在我們说话的时候，这两个姓并没有什么分别，称呼起来都是“Zhang tongzhi”，因此，在拼音著者号码表里，也可以不必区分；但在著者目录里设置二张薄片把它们分开是可以的。必要时，在分类目录里也可以把同音字分别集中排列。这样做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工作起来也很方便。汉语拼音的写作，现在已经出现了，将来必然会很多。著者署名既然用了拼音文字，那么还有

什么必要再来区分同音姓氏呢？

其次，著者号的对象当然是以中国人的姓氏为主，可是只在中国人的姓氏上来考虑，仍是不合适的。我曾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文采矿工程一类图书的著者作过统计，全部266种图书，其著者的情况如下：

国别	个人	团体
中国	28	117
苏联	106	12
波兰	2	0
日本	1	0
共计	137	129

这一个统计，虽然不能用来代表全部中文科技图书的著者情况，但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团体著者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外国著者占45%以上，中国著者仅占10.5%。占绝大多数的团体名称和外国著者的译名，都不受中国人姓氏的限制。在以后出版的图书里，用团体名义发表的集体著作可能要比用个人名义发表的多得多。所以把某些姓氏增多一些号码，作为缩短号码位数的手段，这只能在部分图书上起点作用，而却不能起全面的作用。

比较号码的长短，还得在附加号的实际使用频率上加以研究。实际使用频率是在小类上出现的，不能仅凭总的著者目录来推断。小型图书馆藏书比大型的少，可是小型图书馆用较粗的分类表，在一个小类里藏书可能很多，而大型图书馆用很细的分类表，在一个小类里藏书可能并不很多。类目的细分随图书的多少来决定，适当地处理类目，频率就会得到调整。由于频率是在小类里出现的，有些字的数量虽然很多，可是分散在每个类目里，附加号的使用频率就不很高；有些字集中的在某些类目里出现，附加号的使用频率就很突出。根据上面采矿工程类的统计，在180多个不同的著者中，有13个著者姓名第一个字是“煤”字，约占7%。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文编目的经验，频率高的是“中”、“苏”两个字，并不是所谓“大姓”。所以仅在姓氏上考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还是不太重要的。

再有，在现在分类目录里，经典著作一般都是按经典作家来分类；哲学方面也采用哲学家来分类，这样分类之后，这些大量图书的著者号，就不会按著者姓名来决定，而要按图书的名称来决定

了。書名和著者姓名是不一样的。从这方面看来，仅仅从姓名上着眼而来編制“查号法”著者号码表，企图对某些所謂“大姓”多給一些号码以縮短其位数，这样做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总的說来，“查号法”的著者号码可能要短些，但这只是在固定号码用两位数字做基数时（連一位字母是三位）在某些有限的地方是如此。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代表在会议上报告自編的“拼号法”著者号码表的使用情况，附加号使用率并不高。事实說明，著者号码比較短的也不很多。要是用三位数字做基础，那就可能不是比較短，而是有很多地方是比較长了。

（三）

使用“查号法”，其工作程序是从汉字得出拼音，按拼音到号码表上查号，再到目录里去查重号，然后确定著者号。使用“拼号法”，其工作程序是从汉字得出拼音，按拼音就直接組織号码，到目录里查过重号后，就可以定号，前者多一个查表手續，后者可能重号多一些，区别就在这一点。究竟哪一个办法簡便而合理些呢？这当然还要看“拼号法”著者表的組織法，以及“查号法”所用数字位数和号码分配来决定。

一个图书馆一旦用上“查号法”的著者号码表，在編目工作上就始終离不开它。检查工作时也得查

对这一号码表，否則就发现不了錯誤。有时明錯誤，也非根据号码表不能作更正。这是一个严重的羈絆。使用“拼号法”情况便完全相反，简单的条規或表格，便于記憶，人人可以随时把号码組織出来。工作、检查都很方便，一发现錯誤立即可以得到糾正。

图书馆工作是須要館内工作人員和讀者互相合作的，因此图书馆所使用的著者号码表也要求双方都了解。在这一点上，“拼号法”是比“查号法”更能為讀者所了解的。尤其对于开架图书，这一点更为重要。

（四）

上面只是对两种編表方法作了一般的比較，这里并不代表着某一方案。各个方案，可能都有优缺点。个别缺点是完全可以逐步改进的。为了編訂出一种好的切合实用的著者号码表，我認为最好的办法是經過反复的實驗。在實驗过程中，可以发现許多一时还没想到的問題，这就更加有助于我們对于問題的討論。因此，我建議有关方面大家組織起来，对这两种編表方法进行反复的實驗，把實驗的結果，提供大家研究討論。討論与實驗結合进行，将来拟訂出来的新方案就会有足够的实践依据，收获也一定更加圓滿。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客觀数据是不够的。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館藏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簡目

-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初稿） 乔凤編，1960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打字稿本，3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沈阳市图书馆編，1959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5面。拼号法。
三位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大連工学院图书馆編印，1959年，油印本，340面。查号法。
中文圖書拼音排列表 汪家熔編，1959年，手稿。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蔣奎全編，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訊”1959年第7期，三面。拼号法。
拼音著者號碼編制法 广东省新会县景堂图书馆編印，1959年，7面。拼号法。
拼音著者表 厦門市图书馆編印，1959年，油印本，26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袁湧进、周树基同編，1959年，油印本，90面。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武汉大学图书馆編，1959年，手稿本。查号法。
中外文著者號碼表（初稿） 赵頌尧編，1959年，湖南师范学院，油印本，15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初稿 刘德人編，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图书馆，油印本，89面。查号法。
中文著者拼音號碼表（初稿） 吉林大学图书馆編印，1958年，油印本，50面。拼号法。
汉字拼音圖書著者號碼表及使用法 高敏学編，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訊”1958年第6期，6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西北农学院图书馆編，1958年，油印本，25面。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編制法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編印，1958年，4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杜定友編，載“拼音”月刊，1957年第3期，2面。拼号法。

北京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部图书馆学資料室編